

明

史

六二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二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劉臺

馮景隆孫繼先

傅應禎

王用汲

吳中行

子亮元從子宗達

趙用賢

孫士春

艾穆

喬璧星葉春及

沈思孝

丁此呂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坐誤奏捷奉旨譴責四年正月臺上疏劾輔臣張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

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卽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卽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旣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旣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

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勲生不
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
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
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
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
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
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
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
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
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賊穢狼籍及驟躡銓衡唯諾

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曰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

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剝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旣噉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齟齬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

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傳應禎則謫
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
讐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
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
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
試則許御史舒鼐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
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
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
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卽
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

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卽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傳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

於臣且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効師長者計
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御座手掖
之慰留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帝遣司禮太監孫
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
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而居正恨不已臺按
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爲戶部誣臺
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
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宗載等希居正意實其
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潯州
未幾飲於戍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

江東之訟臺寃劾宗載應昌詔復臺官罷宗載應昌下
所司廉問南京給事中馮景隆因言遼東巡撫周詠與
應昌共陷臺應昌已罷詠尚爲薊遼總督亦宜罷南京
御史孫繼先亦發學顏陷臺罪帝方嚮學顏以景隆疏
中并劾李成梁學顏爲成梁訟繼先又並劾學顏成梁
乃謫景隆薊州判官繼先臨清州判官置學顏不問已
而江西巡撫曹大埜遼東巡撫李松勘報宗載應昌等
朋比傾陷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宗載等遣戍除名
降黜有差贈臺光祿少卿廕一子天啓初追諡毅思馮
景隆浙江山陰人萬曆五年進士嘗訟趙世卿寃且請

召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謫官後量移南陽推官孫繼先字蔭甫孟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旣敗繼先請召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并及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又薦魏學曾宋纁張岳毛綱胡執禮王錫爵賈三近溫純曹科陳有年朱光宇趙參魯等諸人旣坐謫終南京吏部主事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調知溧水萬曆三年徵授御史張居正當國應禎其門生也有所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

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
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
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
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
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
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
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
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
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
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

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
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
沒竝曠然除之民困旣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
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
而謫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
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
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疏奏
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
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
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

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
廕以聞三人亦坐謫十一月用御史孫繼先言召復官
帝將幸昌平閱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
邊備甚悉優詔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將行奏薦海
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而卒贈本寺右少
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爲御史同忤居正得禍
鄉人竝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爲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橫市中
會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狀知府曰此何與諸生事用汲
曰范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矧鄉井之禍乃不關

諸生耶舉隆慶二年進士授淮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
入爲戶部員外郎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
廣諸司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嗾之及應
元事竣得代卽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
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爌劾應元規避遂
除名用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
臣遂爲都御史爌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
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
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
不異也爌何不竝劾之卽爌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

後夤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烱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烱論劾應元以爲忤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臯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

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拂諸臣孰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欲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矧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而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

於衆所阿奉之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郭

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居正死起補刑部未上擢廣東僉事尋召爲尚寶卿進大理少卿會法司議胡櫝龍宗武殺吳仕期獄傳以謫戍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櫝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今僅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上欲用用汲言閣臣申時行等謂仕期自斃宜減等獄遂定尋遷順天府尹歷南京刑部尚書致仕用汲爲人剛正遇事敢爲自尹京後累遷皆在南以彊直故也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質

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兄可行皆進士性尚寶丞可行檢討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居正中行座主也萬曆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畱舉朝和之中行獨憤適彗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訐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

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卽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旣上以副封白居易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講趙志臯張位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儁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

學俱具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進士鄒元標疏爭亦廷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並稱吳趙南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卽日驅出都城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輿疾南歸剗去腐肉數十纒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九年大計京官列五人察籍錮不復敘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三謨已擢太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

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攻李植江東之詆中行用賢爲其黨中行奏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德御史蔡系周劾植復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同里僉事徐常吉嘗訟中行事已解給事中王嘉謨復撫舊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尋卒後贈禮部右侍郎子亮元從子宗達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理少卿元江西布政使宗達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亮尚志節與顧憲成諸人善而元深疾東林所輯吾徵錄詆毀不遺力兄弟異趣如此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承謙廣東參議用賢舉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萬曆初授檢討張居正父喪奪情用賢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勲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噉噉爲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疏入與中行同杖除名用賢體

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鎮之彥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撫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且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怒已察知其受居正黨王篆指遂反幣告絕之彥大喜居正死之明年用賢復故官進右贊善江東之李植輩爭嚮之物望皆屬焉而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申時行許國等忌之會植東之攻時行國遂力詆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

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於是用賢抗辨求去極言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詞甚激憤帝不聽其去黨論之興遂自此始尋充經筵講官再遷右庶子改南京祭酒薦舉人王之士鄧元錫劉元卿清修積學又請建儲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以吏部郎中趙南星薦改北部尋以本官兼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王錫爵復入內閣初用賢徙南中行思孝植東之已前貶或罷去故執政安之及是用賢復以爭三王並封語侵錫爵爲所銜會改吏部左侍郎與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錫爵不便也用賢故所

絕婚吳之彥者錫爵里人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訐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尚書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楨疏直用賢斥兩人讒諂遂爲所攻高攀龍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輩皆坐論救褫職自是朋黨論益熾中行用賢植東之創於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

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薄射訖於明亡云用賢長
身聳肩議論風發有經濟大畧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敵
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賢官庶子時與進士袁黃商推數
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時行錫爵以爲吳人不當言吳
事調旨切責寢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啓初贈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諡文毅孫士春士錦崇禎十年同舉進士士
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兵部尚書楊嗣昌
奪情視事未幾入閣少詹事黃道周劾之下獄士春上
疏曰嗣昌墨緣視事旣已罔效陛下簡入綸扉自應力
辭新命乃閱其奏牘徒計歲月久近間絕無哀痛惻怛

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材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祖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斃杖下腊敗肉示子孫臣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綱常掃地哉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祖孫並以攻執政奪情斥士論重之後復故官終左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鄰郡諸生趙南星喬璧星皆就學焉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爲誥敕房中書舍人不應萬曆初擢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穆私居歎息遂與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

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例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

卽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拳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舁出城穆遣戍涼州創重不省人事旣而復甦遂詣戍所穆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寘穆思孝察籍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遷四川僉事屢遷太僕少卿十九年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不報旣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強未易輕舉穆亦不欲加兵與夢熊異朝命兩撫臣會勘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穆病歸未幾卒後應龍復叛議者追咎穆奪其職喬璧星臨城人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葉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纚纚三萬言終戶部郎中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舉隆慶二年進士又三年謁選

高拱署吏部欲留爲屬曹思孝辭焉乃授番禺知縣殷
正茂總制兩廣欲聽民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山徵
其稅思孝持不可萬曆初舉卓異入爲刑部主事張居
正父喪奪情與艾穆合疏諫廷杖戍神電衛居正死召
復官進光祿少卿政府惡李植江東之及思孝輩思孝
遷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希指詆之思孝遂求去不許
尋遷順天府尹坐寬縱冒籍舉人貶三秩視事思孝御
三品服自若被劾調南京太僕卿仍貶三秩未幾謝病
歸吏部尚書陸光祖起爲南京光祿卿尋進右僉都御
史巡撫陝西寧夏哮拜叛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總督

魏學會聲援思孝以兵少請募浙江及宣大騎卒各五千發內帑供軍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詔思孝近地召募而罷材勿遣思孝與學會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思孝舍門戶而守堂奧設邏卒以衛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撫河南辭不赴頃之召爲大理卿中官郝金詐傳懿旨下獄刑部薄其罪思孝駁誅之帝悅進工部左侍郎陝西織羊絨爲民患以思孝奏減十之四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初廷推李禎爲首思孝次之帝特用思孝或疑有奧援給事中楊東明鄒廷彥相繼疏劾帝以廷彥受東明指謫東明奪廷彥俸二十三年

吏部尚書孫丕揚掌外察黜參政丁此呂思孝與東之素善此呂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蔣時馨受賄時馨疑思孝嗾之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帝惡時馨罷其官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丕揚言時馨無罪此呂受賄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乞歸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投掌察者事率覈實然間有因以中所惡者帝降詔慰留丕揚逮此呂詰讓思孝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爲時馨訟冤語侵思孝東之給事

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搖丕揚也思孝屢乞罷因詆丕揚負國員外郎岳元聲言大臣相攻宜兩罷似並論丕揚思孝而其指特攻時馨以及丕揚疏方上文炳忽變其說謂元聲東之述思孝意迫之救此呂劾時馨非己意也帝皆置不問思孝素以直節高天下然尚氣好勝動輒多忤以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不揚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史林培請辨忠邪又力詆思孝東之且言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意必得請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

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為朝端害帝顧
思孝厚謫培官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長子冠禮以回
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壞請亟修戰守備并論趙志臯
石星誤國其秋丕揚去位思孝亦引疾詔馳傳歸朝端
議論始息久之丕揚復起為吏部御史史記事復詆思
孝與顧天竣合謀欲構陷丕揚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
誣而思孝卒矣天啓中贈太子少保丁此呂字右武新
建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漳州推官徵授御史慈寧宮災
請撤鰲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
黨速誅徐爵游七報聞尋劾禮部侍郎高啓愚命題示

禪授意謫潞安推官語詳李植傳尋遷太僕丞歷浙江
右參政考察論黜復遣官逮之大學士趙志臯等再疏
乞宥且言此呂有氣節未必果貪污不揚亦言此呂無
逮問條乞免送詔獄帝皆不從逮下鎮撫謫戍邊
贊曰劉臺諸人皆以論張居正得罪罰最重者名亦最
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論之居正爲相於國事不爲
無功諸人論之不無過當然聞謗而不知懼忿戾怨毒
務快己意虧盈好還禍釀身後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於戲難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左叅議張廷玉等奉

敕修

蔡時鼎

萬國欽 王教

饒

伸

兄位 劉元震

元霖

湯顯祖

李瑄

遂中立

盧明誨

楊恂

冀體 朱爵

姜士昌

宋燾

馬孟禎

汪若霖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桐鄉元城
爲治清嚴徵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

時鼎言不可並及王不法狀御史丁此呂以劾高啓愚
被謫時鼎論救語侵楊巍申時行報聞已巡鹽兩淮悉
捐其羨爲開河費置屬邑學田還朝會戚畹子弟有求
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
編修史鈎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
荷枷解一桂鈎官時行等爲之解帝益怒奪鈎職下詩
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枷二人一月而調
一桂南京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
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
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

閣臣治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王家屏僅擬停俸且請稍減詩維寧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訶知發遣冒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考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已見聞猜防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而國等旣被責具疏謝執爭如初會帝意稍解乃報聞時鼎竟謫馬邑典史告歸居二年吏部擬序遷不許御史王世揚請如石星海瑞鄒元標

例起之廢籍不報已起太平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十八年冬復疏劾時行畧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數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卽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卽爲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

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
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
伎刻私僞萌生欲蓋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
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
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
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
其十失勸之省改疏留中尋進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
不具含殮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縣
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權貴十八年劾吏部尚書楊

魏被詰讓里居尚書董份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座主也屬浙江巡按御史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諂事嚴嵩又娶尚書吳鵬己字之女居鄉無狀不宜加隆禮事遂寢初吏部員外郎趙南星戶部主事張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南星士昌而其黨陳與郊爲助刑部主事吳正志上疏言春開與郊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畱大臣之非於是御史赫瀛集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辭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國欽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畱大臣傾善類爲事我不能苟同瀛氣

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奄人袁進等毆殺平民國欽再疏劾之十八年夏火落赤諸部頻犯臨洮鞏昌七月帝召見時行等於皇極門咨以方畧言邊備廢弛督撫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饜足時時行等奉諭而退未幾警報狎至乃推鄭洛爲經畧尚書行邊實用以主款議也國欽抗疏劾時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

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

事誣汚大臣謫劍州判官初國欽疏上座主許國責之
曰若此舉爲名節乎爲國家乎國欽曰何敢爲名節惟
爲國事耳卽言未當死生利害聽之國無以難二十年
吏部尚書陸光祖擬量移國欽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
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光祖而盡罷文
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大
學士趙志臯疏救亦被譙責國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
卒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給事中胡汝寧承權
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國欽伸斥爲民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

六年庶子黃洪憲典順天試大學士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謫可疑者八人並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竝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都御史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且奪桂俸二月衡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伸乃抗疏言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

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憊人今又巧護已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旣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閣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畱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復劾伸及桂以婚執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謂桂疏其所使

孔兼奏辨求罷於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而
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
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敘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
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卽位起南京光祿寺少
卿天啓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
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
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先是任邱劉元震元霖
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後乞養親歸與伸兄
弟相類一時皆以爲榮元震字元東隆慶五年進士由
庶吉士萬曆中歷官吏部侍郎天啓中贈禮部尚書諡

文莊元霖萬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有所營建元霖執奏罷之卒贈太子太保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

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子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

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賢而顯祖躋蹬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往顯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

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瑄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嘗官御史旣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顯祖子開遠自有傳

遂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龍御史吳弘濟南部郎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爭趙用賢之罷被斥中立抗疏曰諸臣率好修士使跼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白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卽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

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卽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歲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有詔修國史錫爵舉故詹事劉虞夔爲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以拾遺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詆虞夔尤力並侵錫爵遂寢召命未幾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盧明諷救之亦貶秩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孫鑰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憲成又繼之臣恐今而後非

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楨謝廷
宋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
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公議壅閼
煩言滋起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
慮也且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
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卽今元輔錫爵之入閣亦會
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廷推必諧於僉議
特簡或由於私援今輔臣趙志臯等不稽故典妄激聖
怒卽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
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敝羣情思亂識者懷憂乃朝議

紛紜若爾豈得不長歎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諷爲
民而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
熹宗時贈光祿少卿盧明諷黃巖人萬曆十四年進士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
事中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請大加裁汰不用累遷戶
科都給事中朝鮮用兵冒破帑金不貲恂請嚴敕邊臣
而劾武庫郎劉黃裳侵耗罪黃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
議格不行王錫爵謝政趙志臯代爲首輔御史柳佐章
守誠劾之志臯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臯不可不
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

衆竟斥爲民恂復論志皐並及張位其畧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憚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目昧如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黃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始噤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勅專擅之說

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
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
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倘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
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
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
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
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
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
近日深讐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
志臯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若斯且

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
臯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爲疏入忤
旨命鐫一級出之外志臯位疏辨且乞宥忤于陛一貫
亦論救乃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
尚書蔡國珍奉詔起廢及恂未召卒冀體武安人被廢
累薦不起卒於家其時以論志臯獲譴者又有朱爵開
州人由荏平知縣召爲吏科給事中嘗論時政闕失因
疏志臯位寢閣壅蔽罪不報尋切諫三王並封且論救
朱維京王如堅等復劾志臯位私同年羅萬化爲吏部
坐謫山西按察知事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爲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復積分法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嘗割田千畝以贍宗族士昌五歲授書至惟善爲寶以父名輟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畱中錄遺直舉召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還朝言吏部侍郎徐顯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力擠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讜

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賊吏之罰疏入給事中李春開劾其出位遂下詔禁諸司毋越職刺舉已因風霾請早建國本貴妃父鄭承憲乞改造父塋詔與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稍遷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參政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明年秋士昌齋表入都上疏言皇上聽一貫鯉並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已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卽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

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已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寘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旣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

非皇上聖明幾至大悞臣以爲輔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讐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

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寔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脉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會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

成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

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鐫三秩爲
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復詆一貫刺廷機帝益怒謫
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與安典史士昌好學勵名檢居
恒憤時疾俗欲以身輓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齟
齬以終士昌謫之明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劾廢等大罪
十二亦鐫三秩調邊方用宋燾秦安人萬曆二十九年
進士白庶吉士授御史任氣好搏擊出按應天諸府疏
斥首輔朱賡廷臣繼有請皆責備輔臣其端自燾發也
及坐謫旋請假歸卒於家天啓初贈士昌太常少卿燾
光祿少卿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知縣將內召以征賦不及四分爲戶部尚書趙世卿所劾詔鐫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鄒元標萬國欽輩亟稱之續授御史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都給事中姚文蔚陳治則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幾八十未謝政孟禎並疏論之大學士李廷機被劾奏辨言人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建言忤時則抑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王錫爵辭

召密疏痛詆言者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並上疏極論尋陳僉商之害發工部郎陳民志范鈺贖貨罪又陳通壅蔽錄直臣決用舍恤民窮急邊餉五事請召用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災孟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

盜合羣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吏部侍郎蕭雲舉佐京察有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論者曰衆雲舉引去山海參將李獲陽忤稅監下獄死孟禎爲訟寃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之在獄者且言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先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不得與孟禎不平具疏論之是時三黨勢張忌孟禎讜直出爲廣東副使移疾不赴天啓初起南京光祿少卿召改太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爲御史王業浩

所論遂削籍崇禎初復官孟禎少貧旣通顯家無贏資
惟銜趙世卿抑已旣入臺卽疏劾世卿人以爲隘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舉萬曆二
十年進士授行人三十三年擢戶科給事中言有司貪
殘率從輕論非律邊吏竭脂膏外媚敵內媚要津而京
軍十萬半虛冒非計兵部尚書蕭大亨被劾求去吏部
議畱若霖力詆部議雲南民變殺稅使楊榮詔從巡撫
趙用賓言命四川邱承雲兼領若霖言用賓養成榮惡
今不直請罷稅而倡議領於四川負國甚乞亟斥用賓
追寢前命皆不報進禮科右給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

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入厥罰恒暘今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習宜開此下累言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歸有司權璫猶侵奪起廢有明詔啓事猶沉閣是也有上屢言之而久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大僚之推補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時南京戶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畫諾宜籍舉主姓

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詔申飭如若霖言所推悉報寢兵部主事張汝霖大學士朱賡壻也典試山東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楊致中枉法拷殺指揮鄭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報朱賡獨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獨相一賡而又晝接無聞補牘莫應此最大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壅人才耗庶職空民力窮邊方廢官豎橫盜賊繁士大夫幾忘廉恥禮義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宮內輔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効之當寧如徒謙讓未遑或以人言輕懷去就則陛下何賴焉賡乃緣若霖指力請帝急行新

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專權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壞田廬若霖復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意復詆賡及新輔李廷機輩也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而外庫蕭然諸邊軍餉逋至百餘萬疏請集議長策亦畱中先是吏部列上考選應授科道者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騰與焉賡黨給事中陳治則推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囂競吏部因改擬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構帝以言官紛爭畱部疏廷臣屢請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並元功汝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

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爲潁州判官卒

贊曰明至中葉以後建言者分曹爲朋率視閣臣爲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爲抨擊之叢而國是淆矣雖然所言之是非閣臣之賢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惡之所得而加亦非可盡委之沽直好事謂人言之不足恤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九

總裁總事務經羅講京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營量部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華

敕修

顧憲成

歐陽東鳳
吳炯

顧允成

張納陛
諸壽賢

賈嚴
彭遵古

錢一本

子春

于孔兼

陳泰來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吳弘濟
孫繼有

譚一召

劉元珍

龐時雍

葉茂才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

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之禱憲
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
主事請告歸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
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
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竝論起鳴自修
實以攻自修而庇起鳴於是二人竝罷并責御史糾起
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
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
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竝
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

令三皇子竝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竝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槩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竝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爲實皇上以爲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

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

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竝封命下叩闔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趣召乃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皇上神明天縱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

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祉稷之慶悉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竝封議遂寢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鑰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

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啟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
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
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卽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
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
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
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
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
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
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
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

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旣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謂潞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卽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及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丞吳

炯上言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
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
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
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凡
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
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
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
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
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
後已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

母病嘔血跪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萬曆十七年成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振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屢遷南京刑部郎中擢平樂知府撫諭生猺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猺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爲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竝辭不就卒於家吳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十七年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入爲兵部主事乞假歸恬靜端介不

驚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進光祿丞天啟中累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炯黨庇憲成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炯家世素封無子置義田以贍族人郡中貧士及諸生赴舉者多所資給嘗輸萬金助邊被詔旌獎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

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
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
且恚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
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
劾之畧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
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風
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
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
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
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

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竝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寢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

其奸貪寔亦許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寔
寔與鼎思竝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
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
歷任南康保定入爲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竝
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冊
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
茲旣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一
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卽戒之弗言慨然
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扎竟付錫爵
私邸而三王竝封之議遂成卽次輔趙志臯張位亦不

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會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尙書孫鑰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陞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陞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陞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尙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請於

有司而後已東林書院之會納陞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爲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竝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潞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啟中贈允成納陞光祿少卿巖尙寶丞諸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旣釋褐上疏願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寢不奏旣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入爲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戚里中貴干請輒拒之邁疾請告歸授徒自給久之卒彭遵古麻城人終光祿少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

徵授御史入臺卽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

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
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
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
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
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
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
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
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
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
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

以進雖格言正論謹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爲非有
公聽竝觀之正况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
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
所由示威福之自已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
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
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頽首屏氣唯唯聽
命於三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
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
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傳也
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尚以多疾爲辭是何保

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
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
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貲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
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
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裡
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
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
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
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
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

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旣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爛於乞墦登壘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焰燦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今

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所當論者十然
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
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
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
身體決不强固矧以艷處之褒姒而爲善譖之驪姬狐
媚旣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
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
論國本曰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
爲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
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旣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蠱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

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戇直帝銜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托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爲民屢薦卒不用一本旣罷歸

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與顧憲成輩分主東
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
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字若木
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高陽獻二縣徵授御史太僕
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詆顧憲成春三疏首發其
儉邪出按湖廣請予禮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祿少卿顧
憲成卹典楚宗人以訐僞王事錮高牆者甚衆春爲訟
冤尋復請釋回故宗家屬語甚切至咸寧知縣滿朝薦
久繫奏請釋之因請并釋王邦才卞孔時又再疏劾守
備中官杜茂且備陳採權之害言臣不忍皇上聽小人

之謀名出漢桓唐德下爲我明基禍之主帝以湖廣地爲福王莊田春三疏力爭帝降旨切責葉向高致政去方從哲爲首輔春抗疏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則無事不曲從臣嘗歎皇上有爲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媚嫉之徒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內相之意是甘爲萬安焦芳曾趙志臯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責春妄言瀆奏出爲福建右參議尋丁父艱天啟初起故官召爲尚寶少卿歷遷

光祿卿五年魏忠賢黨門克新劾春倚恃東林父作子
述削籍歸崇禎九年召拜通政使遷戶部右侍郎歷尚
書總督倉場條行釐弊十事以勞瘁予告未幾起南京
戶部尚書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累疏引疾不允九年
條上戰守之策并論賊三可擊狀帝如議敕行十一年
黃道周劉同升等諫楊嗣昌奪情被貶謫范景文等疏
救春名與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問春爲御史
甚有聲及居大僚循職無咎會上疏請改折白糧忤旨
罷歸是年卒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

爲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內嬖之情而搖主鬯之器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

月有詔竝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竝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旣疑羣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竝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

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啟於堯
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
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錫爵之兩諭竝擬其負國悞君
大矣旣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乃以杜門求去爲計
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
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
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
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
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中趙
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

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
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泰來字伯符平湖
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
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南京
禮部郎中馬應圖泰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
譏切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
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考李植諸人
忤旨謫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
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泰來爲點定奏章帝以應圖旣
貶不問泰來引疾歸久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

建儲不報踰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啟中孔兼泰來俱贈光祿少卿于氏爲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戶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戶部侍郎有清望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官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

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
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
尋召爲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臯張位言
凡會議會推竝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
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
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與
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
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
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
一官則專不爲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

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
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
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
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
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
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
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
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竝
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
篇別白尤力尚書孫鑰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

孟麟實佐之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覲挺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卿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爲給事中王曙所劾囑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曙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

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歷浙江
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
齊名其閱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
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
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
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爲
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
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
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案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
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

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卽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已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蠲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旣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

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竝封又上書王錫爵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褊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

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鑰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竝朝廷儀表鑰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

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寵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吳弘濟字春陽秀水人希范同年進士由蒲圻知縣擢御史連劾福建巡撫司汝濟大理卿吳定戎政侍郎

郝杰薊遼總督顧養謙不納三王竝封詔下偕同官抗疏爭旣而以論應宿攀龍事貶二秩調外王錫爵等疏救給事御史執政疏每上輒重其罰竟斥爲民未幾卒熹宗時贈官如希范譚一召大庾人孫繼有餘姚人一召疏曰輔臣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攀龍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陞等以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以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鑰又相繼罷去矣怒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弘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

罰鄭材傾陷善類而黜罰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爲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豈不悞國家大計哉與一召疏竝上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繼有終知府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

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
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
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臯等大學士沈一貫
密爲地詔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
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儉人叢集奸
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
孰大於是近見夢臯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
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
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
疑夢臯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敕諭廷

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佯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敕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留者皆自免去光宗卽位起元珍光

祿少卿時遼瀋旣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爲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贊畫卽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冒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諜闌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表節義卹鰥寡行義重於時時雍汶上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戶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三
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權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旣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旣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偕同年金汝諧牟志夔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

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旣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啟初召爲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強半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竝建言去國直聲震一時茂才祇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清流盡斥邪議益焚遂奮身與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武進錢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贊曰成弘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爭不烈於是矣憲成諸人清節姱修爲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爲重獵時譽者資以梯榮附麗游揚薰蕕猥雜豈講學初心實然哉語曰爲善無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處矣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

總裁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魏允貞

弟允中
劉廷蘭

王國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荊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歸葬羣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赴且扶其奴治行最微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銓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嚴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

尚書吳兌兌引去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正竊柄吏兵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時陛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俺答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餉旣尅其半以充市賞復尅其半以奉要人士

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
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真遷敘逾格賞罰無章
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旣私其子他輔
臣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
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
慍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
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爲子白誣且乞骸骨時
行亦疏辨帝竝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
三才奏允貞言是竝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給事
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自是輔

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久之累遷右通政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絕俗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裁幕府歲供及州縣冗費以其銀數萬繕亭障建烽墩置器市馬易粟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以所省郵傳羨補之雁門平定軍以逋屯糧竄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復業岢嵐互市省撫賞銀六萬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爲府自欵市成邊政廢允貞視要害築邊牆萬有餘丈政聲大著帝亦數嘉其能會詔中官張忠採礦山西允貞抗疏極諫不報已西河王知燧請開解州安邑絳縣

礦以儀賓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竝
報允允貞恐民愈擾請令忠兼領亦不納三殿災詔求
直言允貞言咎在輔臣歷數趙志臯張位罪且曰前二
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
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邊臣不當言
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
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
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
等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
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

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
命橫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
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
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
間猶擾况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
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
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
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
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
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錮

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
先是張忠以開礦至後孫朝復至權稅誅求百方允貞
每事裁抑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
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
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
御史溫純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竝留中
山西軍民數千恐允貞去相率詣闕懇寃兩京言官亦
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明年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
抗禮劾貶之允貞請留應春不報允貞父已九十餘允
貞歲歲乞侍養章二十上廷議以敕使害民非允貞不

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請益力始聽歸士民爲立祠已
閱視者奏允貞守邊勞卽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啓
初追謚介肅弟允中允孚允中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大
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
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竝爲舉首
負雋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張
居正專政災異見而中外方競頌功德允中廷蘭各上
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行不能用允中尋授太常
博士擢吏部稽勲主事調考功未幾卒允孚官刑部郎
中亦有名廷蘭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所

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出視畿輔屯田清成國公朱允禎等所侵地九千六百餘頃張居正疾篤疏薦其座主潘晟入內閣帝從之國與同官魏允貞雷士楨及給事中王繼光孫煒牛惟柄張鼎思抗言不可寢其命已極論中官馮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簾五黃金三萬白金十萬居正子簡修躬齋至保邸而保揚言陛下取之誣汙聖德因發曾省吾王篆表裏結納狀國疏自外至與李植疏先後上帝已納植言罪保植遂受知

而國亦由此顯名還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向海瑞胡直顏鯨魏允貞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起掌河南道首輔申時行欲寘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不回國怒奮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竝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賴國以免久之起故官蒞山西改督河南學政遷山東

參政所在以公廉稱召爲太僕少卿復出爲山西副使
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巡撫保定歲凶屢上寬恤事宜大盜劉應第董世耀
聚衆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進右都御史巡撫如
故國剛介與弟吏部侍郎圖竝負時望爲黨人所忌乞
休歸卒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縣
徵授御史時以毀工礦稅四出驕橫懋衡上疏言與其
騷擾里巷權及雞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殿
工今避加賦之名而爲竭澤之計其害十倍於加賦忤

旨停俸一年巡按陝西稅監梁永輦私物於畿輔役人馬甚衆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遂上疏極論永罪言官亦爭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爲難召亡命擐甲自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巡撫顧其志頗爲永諱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永益急永黨王九功輩多私裝恐爲有司所跡託言永遣乘馬結陣馳去縣隸追及之華陰相格鬪已皆被繫懋衡遂以反逆聞永窘甚爪牙盡亡獨綱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朝

薦被逮永不久亦撤還關中始靖懋衡尋以憂歸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啓元年起歷大理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世經共理京營戎政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弗聽懋衡于汴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引疾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璫勢方張堅臥不起旣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慎行爲首遂削奪崇禎初復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會允貞化龍及鄒元標竝官南曹益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遷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廣設方畧悉禽滅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爲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礦稅使四出三才所部權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間延引奸徒僞鑿印符所

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斂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且密令死囚引爲黨輒捕殺之增爲奪氣然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用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竝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

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
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旣去然後政事可理踰月未報三
才又上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
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
皆爲敵國風馳塵驚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卽黃金
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亦不報三十年帝有疾詔罷
礦稅俄止之三才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清
口水涸阻漕三才議濬渠建閘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
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
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

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臯交章乞留而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託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明年九月復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毫而睢州巨盜又復見

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征求箠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亦不報旣而睢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數事部內晏然歛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爲陳增參隨縱橫自恣所至鼓吹盛儀衛許人告密刑拷及婦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

龍文服器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大快三十四
年皇孫生詔併礦稅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旣而不盡
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力繼又
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
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已旣忌其
有所執爭形已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行賄
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
俸五月其明年暨祿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
從命魯保兼之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好臧否人
物三才與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三才嘗請補大僚選

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爲憲成諸人發已復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阡危必難永保狀帝皆置不省三才揮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侵又請振恤蠲馬價准人深德之屢加至戶部尚書會內閣缺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僞

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
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
衡相繼爲三才辨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
宜速定去留爲漕政計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
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
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
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
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祚王基洪又
交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
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吳亮素善三

才卽以兩書附傳郎報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力訐至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請罷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三才旣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廩爲園囿御史劉廷元遂率

同列繼之而潘汝禎又特疏論劾旣而巡按御史顏思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其明年光復坐事下獄三才陽請釋之而復力爲東林辨白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僇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爲讐士昌光復尤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敬報怨騰說百端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

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已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讐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竝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

旣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職爲民天
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
集議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爲盜臣御
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旣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
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卽欲
用三才而廷議相持未決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
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竝主之已德完迫衆議忽
變前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議竟不決事遂寢三年
起南京戶部尚書未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
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三才才大而

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毀其後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

贊曰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盛則附之者衆附者衆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已同也名高則毀之者亦衆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已異也同異之見岐於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不已則黨日衆而爲禍熾矣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閎

偉之概爲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當世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爲之魁則好同惡異之心勝也易曰渙其羣元吉知此者其惟聖人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終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62

□□ = □□□□□□□□□□

□□ = 151

SS□ = 12460661

□□□□ = 1936

□□□ = □□□□□